

图钉/著
TU DING WORKS

报告王爷



花火
爆笑古言
(甜宠必备)
萌出新高度

她是不得已入仕为官的**少卿夫人**，

虽然**狡黠、野蛮、神经大条**，
可她是讲义气的**女汉子**！

他是自小离家不得宠的**九皇子**，

虽然**好看、有钱、沉稳淡定**，
但对女主来说**并没有什么用**。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 **斗地主** > **打怪兽** > **层层通关**
论古代霸道女总裁的自我修养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报告王爷 / 图钉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8815-3

I. ①报… II. ①图…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49898 号

书 名	报告王爷
作 者	图 钉
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策划	花火工作室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编辑	黄 欢 顾书绮
责任监制	刘 魏 江伟明
封面设计	周 丽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 www. jswenyi. com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 jswenyi. 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关山美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mm×1230 mm 1/32
字 数	210 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8815-3
定 价	24.8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报告王爷

目录

- 第一章 穷家路窄 1001
- 第二章 随军出征 1015
- 第三章 共寝一帐 1029
- 第四章 同陷敌营 1044
- 第五章 彼此试探 1058
- 第六章 刑场救人 1072
- 第七章 屁股开花 1086
- 第八章 良人他娶 1100
- 第九章 王府生活 1114
- 第十章 未来主母 1128



报告王爷

目录

- 第十一章 又被调戏 1142
- 第十二章 春风一度 1156
- 第十三章 先皇遗命 1170
- 第十四章 花街柳巷 1184
- 第十五章 过街老鼠 1198
- 第十六章 太子婚宴 1213
- 第十七章 往事真相 1227
- 第十八章 带球跑路 1241
- 第十九章 皇帝难为 1255
- 第二十章 尘埃落定 1269





第一章

冤家路窄

刚坐上大理寺少卿位置的时候，赵子卿很是不习惯，因为老有人私下给他塞好处。虽然他每次都婉言拒绝，却抵不住人家的真挚和热情，最后勉为其难地装进了自己的口袋。不过时间一长，他也就“熟能生巧”了。

每当听他说自己有多为难的时候，好友薛潜之便撇嘴摇头：“我说你怎么不长胡子呢，原来是脸皮太厚的缘故，胡子都戳不穿你的二皮脸！”

面对好友的揶揄，赵子卿从来不放心上，私以为脸皮厚也没什么不好。

虽然他爱贪些小便宜，但他的顶头上司大理寺卿王允却满是欣慰。每当他拿着那些“好处”分给上司一半的时候，那老头儿便捋着胡子点头道：“应该的，你替他们办事可不是该有所回报，哪有白让人麻烦的道理啊？”

京城所有的大家公子都羡慕赵子卿。

十八岁时崭露头角蟠宫折桂中了探花，随后授官在大理寺，职位不高不低，工作轻松惬意。有着体面的工作吃着夏侯家的皇粮，最重要的是还有一位姿容冠绝京城的未婚妻——太傅之女，薛灵蕴。

功名在身，名声在外，佳人在侧，可不是羡煞了一帮大家公子。

说起以往，赵子卿总是鼻孔朝天，走路都带风。

但是好景不长，之后再有人提起他过去的风光无限，赵子卿便垂头丧气、哀叹不已地直摆手：“罢了罢了，好汉不提当年勇，往日的风光便就让它成为我记忆中的一抹靓丽风景吧！”

赵子卿命运的转折还要从几个月前说起。

当朝有位九皇子，名曰夏侯退，十二岁时被送到邻国成为质子，这一待就是十二年。

半年前定南将军秦简以五万精兵大破南皖八万骑兵，退敌三十里，解除了数十年来天启南方一带的威胁。这也正是赵子卿现在生活不如意的根源。

邻国一纸降书顺便将这阔别家乡十二年的九皇子捎了回来。

后来惨遭摧残的赵子卿逮着秦简就问：“你打仗就好了，带个妖孽回来作甚？”

这九皇子一回宫便被封了襄王，算是皇上对这个儿子多年来在他国受尽磨难的补偿。

那是一个风清月皎、夜色阑珊的晚上。

赵子卿初见夏侯退是在太子的婚宴上，薛瞻是太傅，赵子卿拜在薛瞻的门下，说句不敬的话，这算起来他跟太子还算是师兄弟。

平日里与这太子师兄虽交往不多，倒也将这关系处得不咸不淡，所以今日太子大婚，他这从五品的少卿竟然也有幸收到了请柬。

前殿觥筹交错，宾主尽欢，赵子卿被人多灌了些酒，便独自一人跑到后花园去醒酒。

“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悦事谁家院，嘿嘿……管哪家的院子，反正不是我家……”赵子卿摇头晃脑地自语几声，头晕得更是厉害。

时值深秋，被小风儿这么一吹，打了几个酒嗝倒也没见有所清醒，赵

子卿想着等下就告辞回家，刚要转身离开却被眼前的美景吸引。

厚厚的落叶层层叠叠地铺在幽深的小道上，层林尽染，青石铺就的小道尽头一白衣男子长身玉立，双手背后交握，微微仰头望着天上那玉盘似的月亮，那姣姣侧颜似真似幻，皎白的月光给男人镀上了一层清冷之色。

若是平常，赵子卿绝对不会贸然去招惹这种一看便非富即贵的人。

只是今夜月色正好，醉意正浓。

赵子卿已有七分醉，见此景此景也不知自己是在现实还是梦中，酒劲儿上头便大步地朝那谪仙般的人儿走去。

“如此良辰如此夜，这位大人为谁风露立中宵啊？”

白衣公子闻声转头，一双迷离的风目，半是疑惑半是不悦地看着面前的人，似乎被人打扰了独自赏月的心情。

赵子卿醉得厉害，走的这几步路又东倒西歪踉跄得不行，此刻脑子里更是嗡嗡作响似要炸开一样。

眼前一黑，赵子卿浑身都瘫软下来。

失去意识之前，赵子卿还在心里叹了句“陌上人如玉，公子世无双”。

居然比他心目中长得最好看的二皇子夏侯隐还要俊上三分，只是这人跟那二皇子长得还真是像呢！

直到第二天酒醒，已是日上三竿。

找回意识的赵子卿，心里想的第一个人便还是昨晚那月下的白衣公子。

宿醉得厉害，他竟已经想不起来昨晚的男子是否真的存在，又或许只是他做了一个梦而已。

至此，那公子在他心中的印象还是温润如玉、淡雅如风。

后来的赵子卿如果能回到这个时候，定是要扇自己两巴掌然后再唾骂：“你个有眼无珠的东西！”

那晚他撞见的公子不是别人，正是刚刚回国不久的襄王夏侯退。

当时襄王闻言转身，恰巧赵子卿醉得东倒西歪，一下撞进人怀里更是



胃中翻江倒海忍不住吐了人家一身。

赵子卿光听小厮木鱼这样说都觉得恶心，还好当时自己没了意识，反正他也不记得了。

木鱼讲到此处，赵子卿插嘴：“这……襄王这般风姿不俗的贵公子该不会与我计较的吧？”

听他这般说，木鱼心道：这风姿不俗与肚量可没什么关系。

木鱼两只手在袖子里戳手指，歪着鼻子轻哼一声：“别说是襄王这贵公子，就是那街头乞丐，你敢吐人一身看人抽不死你丫的。”

“怎么说话呢？没大没小的。”赵子卿翻个白眼道。

“刚才失礼，小的继续。”木鱼属于嘴上占了便宜便赶紧卖乖型，从不怎么把他这个主子放在眼里。赵子卿也习惯了，不多加理会继续往下听。

这吐了一身已经是让堂堂襄王青筋暴突，更可恨的是这人吐完不算还将他人扑倒了。

赵子卿栽到夏侯退怀里一顿狂吐，夏侯退情急之下想要后退闪躲，谁知那脚跟后好死不死是一块青石，被绊了脚。这么一绊，夏侯退身体失去平衡整个人栽倒在地，不出意外的，已经吐得天昏地暗的赵子卿也顺势砸在了夏侯退的身上，当场夏侯退便晕了过去，后来太医查看说是襄王倒下时候脑袋撞在石头上了。

“今早听说襄王后脑勺上的包还肿这么高呢！”木鱼说着还夸张地将两只胳膊抡了一大圈儿。

“你撞这么大个包出来我看看？”赵子卿没好气地伸手在木鱼的后脑勺上就是一巴掌。

“襄王如今醒了没？”赵子卿又问，毕竟是自己闯出来的祸，若是这尊贵的王爷有个三长两短，他的小命岂不是也要休矣。

“醒是醒了，不过听说那脸色可是让人疼得慌。”木鱼一脸认真。

赵子卿心中很无奈，师父说得果然没错，越是美丽的东西就越是碰不得。

“大人，这个月的月钱，您什么时候发啊？”木鱼忽然转移话题问。

“这不还没到月末吗，急着要钱做什么？”赵子卿瞪着木鱼道。

赵子卿这人没什么别的爱好，就是喜欢钱，谁要问他要钱，那比割他肉还让他不能释怀。

“您这得罪了当今皇子，我觉得我还是拿了钱另谋出路比较靠谱。而且我相信，像大人您这般宽厚仁慈的人肯定是不舍得连累我等下人的。”木鱼眨巴着眼睛卖乖道。

赵子卿听木鱼如此恭维自己，转身朝着他意味不明地一笑：“你家大人确实是宽厚仁慈的人，不过大人我相信，经由我一手调教出来的下人必定也是有情有义的人，不会大难临头就各自飞的。”

木鱼闭了嘴，都说青出于蓝，可自己却是怎么也比不过大人的嘴皮子的。这件事虽让赵子卿心中跟揣了个兔子一般惴惴不安了好些日子，但过去了一个月也不见那襄王找他算账。

缩头缩脑、惶惶不可终日这么长时间，赵子卿觉得这襄王定是将这事儿给忘了，于是又开始趾高气扬、行走带风地过日子。

既有如此好运的否极泰来，自然也有无巧不成书的乐极生悲。

这天赵子卿正在明月楼行吃饭之名，坐受贿之实。

看着那厚厚一沓银票，赵子卿的眼睛几乎要放出光来。

悲哀的是这票子还没塞进口袋，桌上便多了一个人。

“这不是大理寺少卿赵大人吗？”来人一身月白织锦云袍，腰系明黄丝绦，毫不把自己当外人地就往空位上一坐，一双明亮的眼睛死死地盯着赵子卿那握满票子的手。

赵子卿觉得自己这算是跟人第一次见面，如果不算上醉酒那晚的话。这人一来就盯着人家猛瞧，着实轻浮得很。

这人不是襄王夏侯退又是谁？

如此准确无误地叫出自己的名号，看来这襄王没少在自己身上下功夫。

这么一来，襄王已放过自己的这一想法顿时破灭，赵子卿心里发苦，若他不是想报复自己干吗打听那么清楚？

看看自己手中的一沓银票，赵子卿觉得很糟心，眼下人赃俱获，着实不是个负荆请罪的好机会。

“下官赵子卿见过襄王殿下。”由于是在酒楼吃饭，他也不好行礼，只是拱拱手。

“好说，赵大人继续，不必在意本王。”夏侯退说着话，那双眼睛却一直没从赵子卿的手上移开。

不必在意？他倒是想不在意，只是这么大个人在旁边，他又不是瞎子，怎么能不在意？桌上其他三人一听说来人是王爷，便面色慌张、哆哆嗦嗦地行了礼找着借口要离开。

最可恨的是，其中那个行贿的王大富离开之前还一脸焦急期盼地拍拍赵子卿的手，小声道：“赵大人可千万抓紧着啊！”

赵子卿目送那呆瓜三人组离开，心想这都是些什么人啊，缺心眼儿是不？

再看看那一脸玩味笑看着自己的襄王，赵子卿觉得自己最近肯定是出门忘了看皇历。

“王爷别误会，这王大富是下官的朋友，之前问下官借了些钱应急，这不周转过来就还钱来了，这小伙子为人真不错！”赵子卿打着哈哈，便准备浑水摸鱼地赶紧把赃物藏起来。

谁知那夏侯退竟伸出手一把拉住他的胳膊：“本王目测一下，这少说也有好几千的票子吧？不知赵大人私下有什么副业，居然能有这么多钱借给朋友？”

赵子卿脸上一苦，心中暗叫不好，他一个大理寺少卿从五品的官，一月俸禄十四石，打死也凑不出这么多钱啊！

这种情况，赵子卿想的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于是恋恋不舍地

将那一大把票子放到夏侯退面前：“王爷大人有大量，下官也是第一次做这种事，一时糊涂鬼迷了心窍。身为大理寺少卿吃着国家的皇粮却做着这种腐败的事实在不该，下官以后再也不敢了，还请王爷给个机会。”

赵子卿低眉顺目，言辞恳切，大有检讨悔恨之态。

夏侯退将那银票一张张数了个清楚，最后极其自然、极其顺理成章地揣进了自己的怀里。

赵少卿见状，眼珠子差点儿没掉下来。

毫不矫揉造作，毫不遮遮掩掩，光明正大、堂而皇之、面不改色、镇定自若地做着受贿的事情。

哪像他，每回收个几两银子，心跳得就跟偷看大姑娘洗澡一样，恨不得要从嗓子眼儿蹦出来。

赵子卿心中默默点头，自叹不如地为这襄王竖了个大拇指。

“赵大人赶紧吃饭吧，本王就不打扰了。”夏侯退收起银票之后，看着赵子卿青白交加的脸，云淡风轻地转身就走。

敢情这人就是来找他碴儿的是吧？！

赵子卿看着一桌子的杯盘狼藉，想着那一沓票子，哪里还有胃口吃得下去。

清晨，襄王府。

夏侯退正神清气爽地在园子里逗着鸟儿，一身形颀长劲瘦的黑衣男子立在他身边垂着头。

“打听得怎么样了？”逗鸟儿的男人专心致志地拿着一小节竹节搔着那只画眉的毛儿。

黑衣男子眉头微锁，似是对自己没有完成主子交代的任务而感到不安：“那赵子卿除了贪财之外，其他的弱点倒是还没发现，不过……”

“不过什么？”

“属下打听到这人在中了探花之后性情大变，以前……据说不是这般寡廉鲜耻、贪得无厌的小人。”黑衣男子将自己打听到的事情一一说来。

原来这赵子卿在高中探花之前是一个胸怀宇内、秉节持重的人，八岁便拜在当朝太傅薛瞻门下，为人忠厚，才学无双。

正因为如此，在他十六岁时薛太傅更是把掌上明珠薛灵蕴许配给他，这也一度成为京中佳话。

因为当时皇上的意思是将薛小姐许给太子，薛瞻是太子的老师，这本也是一桩理所当然的事情，结果却被薛太傅委婉相拒。人人都说太傅是个高洁的人，不在乎当时的赵子卿是个无父无母的穷小子。

当然赵子卿也没辜负薛太傅的期望，中了探花郎，位居大理寺少卿一职。

只是现在的赵子卿，大家是无法将他同以往的那个书生联系到一起的。

“听说那赵大人在中得探花之后，面圣的前一晚也不知遭遇了什么事，第二天居然是在乱葬岗醒过来的。只是这醒了之后便忘记了不少事情，整个人更是性情大变。”黑衣男子道。

夏侯退听完临观的叙述，手中的动作也停了下来，那只娇贵的画眉似乎不满主人忽然停下了给它捋毛的动作，便在男人玉白的食指上啄了一下。

感到一丝疼痛，夏侯退这才将手缩回来：“依你看，这薛瞻竟然拒绝了太子，本王若上门提亲，胜算有多大呢？”

那唤作临观的黑衣男子为难地看一眼面前的主子，还是实话道：“依属下看，怕是没什么希望。当时他能拒绝太子，如今这薛小姐又与赵大人有婚约在身，若是答应王爷的提亲岂不是言而无信，失信于人？而且薛太傅当初拒绝了太子，怕就是不想与皇家扯上关系，所以……”

“那若是让赵子卿先提出悔婚呢？”夏侯退道。

说到那被襄王讹了银票的赵大人，他如今情绪很是低落，生怕这襄王将他受贿的事情抖搂出去，担惊受怕了几日，终于还是忍不住去未来岳父家商量对策。

赵子卿大步跨进太傅府，对这里他已是熟得不能再熟了，从不把自己当外人，一进门不经通报便直往大厅闯，也不理下人们的阻止，一溜烟儿便进了大厅。

只是看清眼前的情况他便傻了眼。

那坐在堂上的除了薛太傅还有……夏侯退。

夏侯退？

赵子卿使劲儿瞪了瞪眼，发现那坐在薛太傅旁边一身月白织锦云袍的男人正半眯着眼打量着自己。

赵子卿赶忙抬起袖子遮住脸，这可真是冤家路窄，自己撞上门儿来了。

转头一想，这堂堂襄王若是想告发自己恐怕早就下手了，何故会拖到现在？又或许人家真的是王爷肚里能撑船，不与他计较呢！

凡事都喜欢往好处想的赵子卿觉得自己的行为甚是失礼，又赶忙将手放下，漾起那堪比三月桃花的笑脸上前。

“下官赵子卿见过襄王殿下。”第一次月下初见，赵子卿对夏侯退惊为天人，第二次受贿被当场捉了现形，如今那是再没什么心情去欣赏那张引人犯罪的脸了。

夏侯退被他刚一进门那抬袖挡脸的动作逗乐了。

“来得正好，本王正有事找你相商。”

清泉般的声音滴滴答答地落在赵子卿头上，少卿大人恍然，跟他相商？

不是商量怎么把他给刷了吧？！

薛瞻看赵子卿脸色一下青白交加，他自是对当日赵子卿得罪襄王一事有所耳闻，只是却还不知道这浑小子居然受贿被抓了现形，于是道：“襄王是来提亲的。”

“提亲？”赵子卿不解，灵蕴不是许给他了吗，还提什么亲？转而又想便贼笑道：“恩师不会在外还有私生女吧？”

“本王要娶的正是薛小姐灵蕴。”不待薛瞻说话，夏侯退泰然道，“所

以，还请赵大人忍痛割爱吧！”

这话说得也忒霸道了些，什么叫有事相商，这哪里是商量？分明只是通知他一声而已。

“王爷，您这话说得，若是别的东西下官哪里敢说什么忍痛割爱，只要您要只要我有，下官必当双手奉上。只是这灵蕴……俗话说得好，君子不夺人所爱。”赵子卿知道这事儿不好解决，但是要先把马屁给拍好了。

那襄王嫣然一笑：“双手奉上？那好，本王要你的项上人头，你给吗？”
完蛋，这马屁拍到了马腿上。

赵子卿嘿嘿傻笑：“王爷您真幽默。”

“时候不早了，本王先走一步。太傅让薛小姐好好准备一下吧，下个月十八襄王府的轿子必当准时而来。”夏侯退说完挥一挥衣袖就这么鼻孔朝天地离开了。

“这……”赵子卿呆呆地望着那飘然的背影哑口无言。

夏侯退离开太傅府以后，赵子卿同恩师坐谈到深夜，师徒俩俱是认为这襄王要娶素未谋面的灵蕴为妻，其中必有乾坤。

时隔半个月，太傅家的公子——兼赵子卿好友及大舅子两个重要角色于一身的薛潜之，相约赵子卿去游梦园的诗会玩玩。

眼看着襄王指定的日子越来越近，赵子卿屁股上跟长了疔似的，坐也不是站也不是。

薛潜之说要懂得放宽心，事情总是会有转机的嘛！真不行咱就比襄王更早一些把这亲给成了不就得了，他就不信等到十八那天，襄王还敢去你家抢媳妇不成？

赵子卿觉着这薛潜之说的话虽粗俗了些，倒是十分有见地！

于是便放宽心，答应薛潜之会去游梦园撒野……呃不，是参加诗会。

第二日风清日朗，鸟语花香，在这秋末的时节，简直是个难得的好日子。

到了游梦园，赵子卿环顾四周，除了三三两两结伴而行的大家小姐，

哪有什么酸腐书生得志青年？

“是不是大人你记错时间了？”木鱼也瞪着一双铜铃般的眼睛到处看。

赵子卿为了附庸风雅，今天专门披了件天青色的轻纱罩衫，手持玉骨扇，扇面上龙飞凤舞地写着“难得糊涂”四个大字。

赵子卿手指一错，潇洒地展开扇面，持于胸前微微扇动，远远看去真真是一个大家公子。

“本大人这记性好得很，怎么会记错时间呢？去年腊月二十一你问本大人借的二两银子可还没还吧？不是说给你奶奶办丧事急用吗？前些日子我去城西买豆腐的时候看见你奶奶了，她老人家若是知道有你这么个不孝孙子在外面跟人说她已归西，估计会被气死吧？”赵子卿淡定道。

木鱼脸一抽，他就随随便便说了一句，这大人就没完没了。

还有，大人没事儿干吗要去城西买豆腐，随后木鱼一拍脑瓜子恍然大悟，城西的豆腐比街上的便宜一文钱。

“大人，小的错了，您千万别跟我奶奶说，她身体好得很，不会被气死，把我打死却是肯定的。我死了，谁来伺候您啊？”木鱼赶忙眼泪汪汪地看着赵子卿。

赵子卿摇摇头不再理他，心里却想着昨天薛潜之约他的时候说的是哪天来着，明天？后天？还是大后天？

管他呢，反正不能在木鱼面前丢脸。

只是眼看着一个时辰过去了也不见有人来，赵子卿手里的折扇摇得更急了，难道真是自己记错时间了？

木鱼偷偷抬起眼珠瞧一下自家大人，心里虽确定了是他家大人记错了时间，嘴上却不敢多说什么。

赵子卿等得急了，唰一声收了折扇，鼓起勇气准备承认自己的错误然后走人的，谁知这一转身竟让他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人。

诗友没等来，倒是等来了一只大尾巴狼。



冤家路窄，古人诚不我欺。怎么走哪儿都能碰见他？

“这不是赵大人吗？”大尾巴狼笑得如三月春风一般。

赵子卿的表情僵在脸上，最后还是勉强弯起嘴角：“下官见过王爷。”

“这些日子过得还好吗？看赵大人似乎是瘦了一圈儿呢！”夏侯退走近两步垂目望着赵子卿的头顶，这家伙一头黑亮的头发看起来倒是柔软得很呢！

“多谢王爷关心，下官近日正在减肥。”赵子卿彬彬有礼道，心里却是想，还不是拜您所赐，让我食难咽、寝难安，能不瘦吗？

夏侯退上下打量了眼前人一番，最后三分认真七分嘲讽道：“赵大人这小身子骨还减肥？看着一阵风就能吹走，再瘦怕是可以拿根线绑着当风筝放了。”

这人的嘴还真是够损的。

你才是风筝，你全家都是风筝。

赵子卿心中憋闷，可看看自己再看看面前身形高大顾长的夏侯退，他连反驳的话都说不出口，只得决定大人不计小人过，还是先走为妙。

“王爷若是没事，下官就先告退了。”

说完他就带着木鱼镇定自若地离开，没走几步忽然回头：“哦，王爷这个时间来这里所为何事？”

夏侯退这一回过神来才想起来自己来这里的目的：“不是说今天这里有诗会吗？”

好奇怪，为什么一个人也没有？

赵子卿在心里默默地翻了个白眼，看来记性不好的人不止他一个：“怕是王爷记错日子了吧！”

好心提示完，赵子卿展开折扇大摇大摆地踏上青石板小径。

“赵大人在这里又是所为何事？”夏侯退站在八角亭里看着前面那个倜傥风流的天青色背影。